

## 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作品展

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马踏荒野的声音。马信步闲走，从山坡缓缓而下，踏在雪草，瑟瑟作响。山梁自东而西斜缓，山脊线勾勒出天空的轮廓。疏密有致的落叶乔木林，幕布一样从山峦垂挂，林下积雪反衬着灰褐色的森林，构成了冬日肃穆的质地。雪在刮，碎碎的，无声而凌厉，扑在脸上，有厚重的刺痛感。雪不是飞舞，是被风刮，刀片一样刮，刮过树梢，刮过湖面，刮过低头走路的人。

其实，并没有马。山林之寂是有声响的。碎雪摩擦树梢，沙沙沙。枯草舔舐着河水，啾啾啾。小鹈鹕扎入湖水，咕咚咚。风搓揉风。寂静之声在内心会引起鸣响：窸窸窣窣。恍然间，我便觉得有马在森林里兀自踏雪而行。抬眼而望，山峦似乎也随着马慢走，在碧泉湖旁偃卧下来。

碧泉湖浮着一层雾气，与雪光辉映。说是雾，不如说是湖的蒸汽。碧泉湖是长白山西北麓唯一不结冰的湖，常年水温在6—8℃。这是一个奇特的湖。抚松县露水河镇有多处温泉，泉流不止，四季常涌，积水成河，流着流着就不见了，素称半截河。不见了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与莫涯泉汇流在一起，注入注谷，水碧如洗，烟波浩渺，无风而漾，于是有了碧泉湖。

湖中栖息着虹鳟。虹鳟是鲑科、太平洋鲑属的一种鲑鱼，头部无鳞，其他部位鳞小如斑，灰黑色，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，一般栖息在冷而清澈的溪流源头或高山湖中，水需弱碱性，以贝类、甲壳类、鱼类、昆虫、鱼卵以及水生植物的叶子为食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虹鳟。虹鳟成群，在水底潜游，斑纹似的鱼鳞闪闪发亮，如水中开出的杜若花。湖面上，浮着数十只小鹈鹕和绿翅鸭。鸭科鸟类具有迁徙的习性，在南方过冬，春季在北方繁殖。

绿翅鸭怎么会在碧泉湖过冬呢？在迁徙季而不迁徙，一般是因为“老弱病残”而无力长途飞行，留在栖息地。留下的鸟，也大多是孤鸟，一只或几只，结不成群，生命很脆弱，极易被猛禽、黄鼬、野山猫等“猎手”捕获。绿翅鸭在碧泉湖过冬，成了留鸟，是因为水暖、食物丰富。

雪飘了一会儿就停了。阳光雏菊一样盛开。雾气散去，山谷腾出了明净的视野。天空倒扣在湖面，绿翅鸭在低飞，发出嘎嘎嘎的叫声。小鹈鹕在浮游。岸边是密集的林。白桦树落了树叶，白白的树干露出结疤。乔木是一边生长一边脱枝的。脱下的枝节会留下乌黑的结疤，等待日经月久的树皮缝合。所有的生命体，在受伤后都会留下疤痕，有的可以被看见，有的却藏在皮缝内层。植物在伤口处流汁液，脊椎动物在伤口处流血，菌类则直接腐烂。树与藤会留疤，白桦的结疤却十分有意思，像一双乌黑黑的眼睛。于是，白桦树有了许许多多的“眼睛”。白桦林是“眼睛”的树林。积雪压得太深，没了脚踪，最深处没膝，白得耀眼。一只白鸟站在白桦树上，也不叫，缩着身子，俯视湖面。除了积雪，地面什么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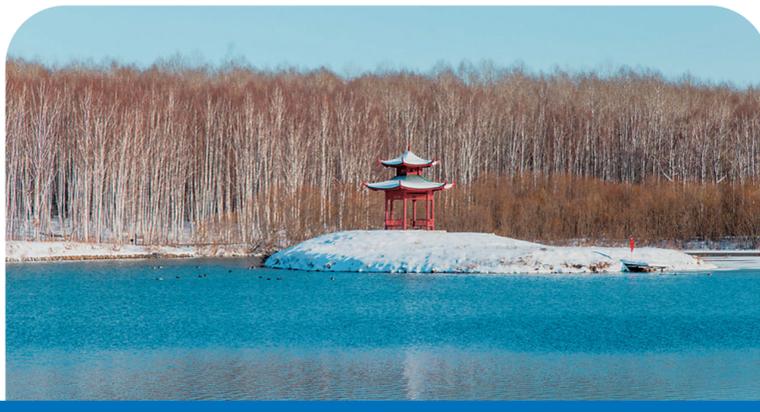
一只鸟站在一枝枯藤上  
望着湖面  
不叫，也不抖动翅膀  
湖面被风吹起一层皱纹

鸟全身白色  
眼睛乌黑，炯炯有神  
它眨着眼睛  
把里面的风挤出来

我坐在湖边一棵白桦树下

## 碧泉湖

□傅菲



有一个上午了  
天开始下雪  
我望着鸟，眼睛发酸

在记事簿，我信笔留下鸟的踪迹。

四角翘檐的亭，落座在湖中央，如一支巨大的莲荷。瓦顶上铺着雪，白白的一层。檐角如鹿角，四根柱子如鹿脚。远远看过去，雨亭酷似一头银鹿。一个穿红色袍子衣服的女性坐在亭廊下，面朝远山，缄默不语。她是谁呢？是冬雪的一个隐喻，是碧泉湖的一个象征。她站了起来，撑起了一把红色的伞。她并没有走动，只静静地伫立。我明显感觉到湖在晃动，映在湖中的天空在倾斜，树枝低垂下去，小鹈鹕贴着水面飞，溅起的水花扬起了水线。沉寂的湖，被一个红衣女性惊动，瞬间生动无比。

距雨亭不远的，是一叶轻舟。舟上无人，也没系缆绳，舟不漂也不静止，而是在移动。移动的速度等同风与水流的叠加速度。舟移动得缓慢而坚定，自北向南，水浪不惊，水鸟

不飞。舟上也覆盖着雪。这是一叶野舟，也是一叶荒舟。或许被人遗忘了，或许舟本身就是湖的一部分。舟上的人，已上岸了。谁会在舟上过日子呢？人不会在舟上一直坐下去。坐下去的人，必然上岸。雪，暂时代替了人，乘舟动湖兴。我有些伤感，想起了1101年5月，苏东坡从海南岛回到中原，在金山龙游寺看见自己的画像，写下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：

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  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几度漂泊，他已放下了一切，与自己彻底和解。两个月后，他病逝。

向东而望，湖岸线是一条阔大的半弧形。山影、树影，倒映在湖中。湖岸线也倒映在湖中，墨线一样饱满、柔韧，富有弹性。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体，森林显得格外疏朗、冷涩。浅灰色的树，银白色的树，黄褐色的树，

土棕色的树，在视觉中，它们都是等高的，它们都是默然的。

出水处，架了宽宽的木桥。站在木桥上，可以眺望遥远的湖景。这时，我才发现湖被山峦环绕。山峦是环形的，坡缓而不兀立。山峦东出，形成一条蜿蜒绵长的山谷。木桥下，是一个约3米高、20米长的湖坝。坝口飞泻出湖水，轰隆隆轰隆隆，振聋发聩。坝顶悬下厚厚的冰崖。湖水几乎是冲出冰崖的窟窿口跑出来的。冰崖嶙峋，倒挂着，结出一堵冰墙。

泻出的水，挨着白桦林而下，始称碧泉河。其实，它是露山河的一部分。

河约3至5米宽、1至2米深。河水翻腾，溅起一股冷冽的山寒之气。我乘气垫船而下。我掬水而饮，却不觉得水寒。木架划着水，啪嗒啪嗒，水珠飞扬。河床上，都是黑色或黑褐色或深灰色的砾石。水撞击着砾石，冲击出水花，回旋回旋，有了巨大的漩涡。船随时在漩涡打转。缺乏水上生活的人，如我者，无法顺应水的流速和节奏，水路成了茫

途。虹鳟在水下搏击激流，摆动着尾鳍，逆水而上。虹鳟顺应着水流的变速而击水。船颠簸得厉害，被水浪抛起又落下。我深深感到人在自然之中，与动物相比，自然的能力显著退化。不知道这是人的悲哀还是人的幸运。在自然中生活的年代，离我们太久远了。我们甚至忘记了，在自然中生活，才是正常的生活，而非寄身于高楼。

河岸是石岸。石块上裹满了苔藓。冬季过于干涩，苔藓枯黄了。岸上的白茅或者芦苇，被雪压得严严实实。河水舔着石块，雪消融于水。雪消融了，上层薄薄一片，结出了雪冰，隔空悬在河上。作为南方人，我从没见过这样薄如白纸的雪冰，被一根苔衣悬空托举。雪粒或说雪的晶体，粒粒可见，透明，闪烁着白光。雪冰上，放一个鸡蛋大的石头，也不碎裂。

坐在船上，如果不仰视，那么眼中所见的森林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树干。树干有的粗如

两年完成了腐熟期。反之亦然。生长期与腐熟期，是截然相反。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。漫长的腐熟期，需要漫长的生命去熬出来。倒在河岸的树，我并不识得。它们都被雪覆盖了，露出了年轮（树的冠部被锯断）。年轮密密匝匝，那是时间的象形符号。

碧泉河谈不上宽阔，却足够湍急，越往下游，流量越大。顺河而下，我发现有十数处泡泉从岸边涌出。当我回到碧泉湖，回望碧泉河，惊讶无比——湖是一个母体，河是一条长长的脐带。

长白山既是一座森林之塔，也是一座水塔。丰茂的森林和长年的积雪，因特殊的地质构造，密布着数不胜数的温泉，孕育了无数的河流，是鸭绿江、松花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。碧泉湖是独一无二的森林之湖。站在湖边，我仰望天际，搜寻长白山之冠。山之所以雄伟，是因为要哺育山巅之下的万物众生，给予水源给予山风。在雪季，我登上过长白山之冠。风雪塑造了壁立万仞的裸岩，塑造了稀草地带，也塑造了眺望千里的视野。从山巅往下俯视，是广袤的褐色森林，和皑皑白雪。南北纵横东西交错的山脊，如大地上一根根暴突的根须。这些根须，把群山盘结在一起。

见识了碧泉湖，就见识了长白山。碧泉湖是长白山纯净的眼睛。大地之眼。

从碧泉湖带了一块圆扁的砾石和一根白桦树枝回南方。砾石是普通的黑色石块，被河水冲洗了千万年，被水磨得溜光发亮。树枝只有半截，树皮脱落了半边。不知道，以后我是否还会去碧泉湖泛舟、沐雪。当然，可以去钓虹鳟，那无疑是最幸福的事。选一处疏林边，握着路亚，拉起嘶嘶作响的鱼线，迎着夕阳将坠未坠的煦光，抛得远远，饵坠轻轻滑入河中。我将转起转轴，拽着鱼线贴着水面滑，慢跑着追逐水流。虹鳟跃起，吞食饵料，又沉入水中。耳边，响起穿过白桦林的落山风，嘘嘘嘘，如哨音缓落。想起这些，就让我无比向往。

更让我向往的，是碧泉湖的暮晚。我见证过。暮色将合，山峦却露出了灰黛之色，森林只现出一层树冠。稀稀朗朗的树冠，如隐身在山坡的野山羊轻晃动着羊角。雪无处藏身，雪亮雪亮。天空也是白的，略带浅灰色的白。路在森林无际地延伸，不知所踪。天很快黑魇魇了，天幕绽放开了星星的花朵。那是繁繁点点的小花朵，白色，是我眼中的蛇床花。碧泉湖落满了蛇床花。我的头上和衣服上也落满了蛇床花。和蛇床花一起落下的，是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雪似鹅绒，只需一阵微风，就忽上忽下、忽东忽西，随风而舞。雨亭上的雪厚了又厚。四野幽寂。雨亭不见了，小舟不见了，湖不见了，森林不见了。雪与夜色融为一体，白与黑互相溶解。我也不见我。雪茫茫，夜茫茫。无关来路，无关归途。雪落在湖面，寂然。碧泉湖容纳了所有落在湖面上的雪。

雪最终化为湖水，被碧泉湖带走。一切的雪，一切的水。

从这里开始……

## 风云过眼

一首民歌《眼泪的花儿飘满了》，是王洛宾早年在西行宣传抗日时，途经宁夏六盘山搜集改编的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就是这看似普通的一首西北民歌，却改变了这位音乐家一生的艺术之旅。

1938年春天，王洛宾与新婚妻子洛娜以及文学艺术家寒克、萧军、朱星南等人受组织委派，从古都西安结伴西行。他们搭乘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，打算前往新疆宣传抗日。

当汽车途经六盘山时，正赶上天降暴雨，上山的道路泥泞，汽车根本无法继续前行。他们只好暂时停留在六盘山东面一个叫“和尚铺”的地方，晚上投宿在山下一家名为“五朵梅”的车马店里。

因为雨天交通受阻，那天店里住进很多客人。车马店本来条件就十分简陋，一下又涌来了这么多人，女老板只好临时让伙计在几间大房子里用喂牲口的谷草打成地铺，勉强安排客人住宿。

大雨整整下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几位艺术家只好无奈地坐在谷草堆上，面色焦虑地望着门外泥泞的道路，盼望天空快点放晴。

为了给大伙解闷，王洛宾提议一起唱唱歌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他们唱起了他和寒克合作的一首抗日歌曲《老乡，上战场》：

打起火把拿起枪，  
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。  
日本强盗到处杀人抢掠，  
多少村镇都被他们烧光，  
打起火把拿起枪，  
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。

打起火把拿起枪，  
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。  
驱逐日本强盗赶快滚蛋，  
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！  
打起火把拿起枪，  
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。

打起火把拿起枪，  
带足了子弹干粮赶快上战场。  
日本强盗在残忍猖狂，  
求生存的烽火已经高扬，  
要活命的别彷徨，  
老乡们要想解放只有上战场。

王洛宾一边唱，一边指挥，大家放开歌

以人称“五朵梅”。

伙计的一番话立即引起了王洛宾的好奇心。在伙计的指引下，他乘兴来到女掌柜“五朵梅”的房间里，十分有礼貌地对女掌柜说：“大婶，听说您是这方圆百里鼎鼎有名的歌手，我们大家都想听您唱歌，请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上一个？”

“五朵梅”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身着西

了五道红红的印痕，后来人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“五朵梅”。十几年来，“五朵梅”一直在苦苦等待着丈夫的音讯，始终孤身一人。每天，她都在心里吟唱这首自编的“花儿”，每天，她都默默祈祷着自己走西口的男人平安归来。

走哩走哩(者)越哟的远(哈)了，  
眼泪(的)花儿飘满了，

## 六盘山的花儿留住了王洛宾



“王洛宾拜师五朵梅”汉白玉人物塑像

喉，激昂的歌声打破了六盘山下这座古老小镇的沉寂，让这个不起眼的车马店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艺术家们那铿锵有力的歌声，立刻吸引了其他房间里的客人。大家闻声而来，一起挤进他们住的大房子来听歌。

几支歌刚刚唱罢，人群中就有一位车马店的伙计冲着王洛宾说：“你们几位先生有所不知，我们的女掌柜也会唱歌，她还是这方圆百里有名的唱‘花儿’的高手呢！因为她的嗓子好，人又长得美，头上还有五道红印印，所

装年轻人，沉思片刻之后，便爽快回答说：“可以呀，等吃过晚饭后，我到你们的大房子来，唱给你们听！”

不一会儿，女掌柜“五朵梅”如约到来。只见她穿了一件平时最爱穿的士林布镶边大襟衫，在几盏油灯的衬托下显得落落大方。和几位艺术家寒暄之后，她将自己最拿手的“花儿”（民歌）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给大家听。“五朵梅”婉转美妙的歌声，带着一种特别的西部风情，声情并茂、真切感人，立刻就把几位艺术家征服了。

最后，她为王洛宾演唱了保留在心中的那首思念亲人的歌曲《眼泪的花儿飘满了》。

□王海成

哎哟哟(的)哟，  
眼泪(的)花儿把心淹(哈)了。

走哩走哩(着)越哟的远(哈)了，  
褡褙里(的)锅盔就轻(哈)了，  
哎哟哟(的)哟，  
心上的(的)惆怅就重(哈)了。  
(注：歌词为王洛宾改编)

透过“五朵梅”那苍凉的歌声，王洛宾他们也仿佛看到了大西北荒凉的景象，看到了那些走西口的男人们离乡背井，背着仅有的干粮在荒漠中艰难行走的情形……

这凄凉的歌声又像是一块巨大磁石，强烈吸引着王洛宾，让他下定了前往大西北搜集民歌的决心。

“五朵梅”的歌声早已停息，可是王洛宾的心却还深深沉浸在她的歌声中。

真是难以想象，“五朵梅”的嗓音竟那么清亮悠扬，她演唱的“花儿”曲调抑扬顿挫，歌词自然淳朴，夹带着大西北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而这种感觉，是自己在北师大的课堂里从未接触过的！

坐在他身旁的萧军，此时似乎已经看透王洛宾的内心世界。他感慨地对王洛宾说：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